

✓ 6006

團結號機車

莊 雷 作



大眾方向叢書 湖北人民出版社

時 間：一九五〇年，五月。

地 點：接近車站的鐵路工廠溶接室。

人 物：黃 綱 溶接工，二十四歲，落後分子，泡蘑菇。

楊 貴 溶接工，四十歲，積極分子。

王正平 國特，三十餘歲，化裝老農人。

于光明 修車工，三十餘歲，性急躁，愛給人扣帽子。

趙金山 勞模，五十餘歲。

梁廠長 鐵路工廠廠長，五十餘歲。

許主任 工會主任，四十餘歲。

賈站長 車站站長，三十餘歲。

鐵警甲、乙、丙三人。

站務員甲、乙二人。

景：分左右兩景——左：舞台的三分之二，溶接室。

右：舞台的三分之一。遠景——

鐵道、揚旗、道叉燈。近景——

站長室外牆，牆根有一個長椅，沒有防空用具。

時：月夜。

開幕時：電鐸大光在閃動着，楊貴臉戴面具，身穿工作服，手拿着電鐸機同黃鋼（穿工作服）在燒鐸着拉條。楊貴一邊歌唱着，王正平從鐵道上溜過來，偷偷摸摸地走到滯留室窗下，鬼祟祟地偷瞧裏面。左方幕後車房傳來叮噠緊張工作聲。

楊唱：幹呀！幹呀！加油幹呀！

不怕辛苦和困難，

爭取英雄當好漢，

紅旗到手當模範，

當了劳模不自滿，

更要繼續努力往前幹！

創造新紀錄，創造新標準。

黃：

（把臉一歪諷刺半唱地）創造新標準，創破了腦袋還要上醫院。

(楊停手，摘下面罩，抹着汗)

楊： 嗨！老黃！你這是什麼思想？

黃： 我嗎？你說是什麼思想？

楊： (懇切地) 我說是老黃，解放了一年多，學習的也不少，你的思想怎麼總是搞不通，你要是再不聽老大哥的話，好好地自己檢討檢討，你會吃虧的。

黃： 什麼吃虧，我看積極分子也多拿不了錢？多幹活也不是一樣嗎？

楊： 多幹活，創造新紀錄，把生產搞好，到那時候生產提高，我們的生活不也就提高了嗎？

黃： (臉歪) 得啦！得啦！你老是那一套，我早就聽膩了。一直打解放起到現在，比國民黨時工作提高了好幾倍，家裏老婆孩子吃的還不是棒子麵嗎？別來這一套，你願意創你自己去創，小心別創破腦袋。

楊： 你腦袋真是鐵打的，我告訴你……

黃： 算了吧！算了吧！別再囉嗦，你也跟吳于一樣，成天像蒼蠅似的嗡嗡地，我可受不了。

楊：好，好，你別着急，我不說行不行。幹活！幹活！（楊戴上面罩跟黃繼續幹活）
楊接唱：創造出光明的前途。創造出幸福的大路。

黃：（突然地）他媽的！還他媽的叫喪……打住！打住！

（楊聚精會神的工作，未聽見，黃一着急，眼睛給閃光捉了）

黃：唉呀！（揉眼）

楊：怎麼啦？（楊熄鐸火，摘下面具）

黃：他媽的，捉了眼，你知道不知道，叫你打住，你還不打住。

楊：我沒聽見呀！

黃：你耳朵長那去啦？

楊：幹嗎大驚小怪的？

黃：我說話幹嘍這半天，也該休息歇會，人是肉長的，不是鐵打的。

楊：我仗着把活趕嘍完就完了，車房的活差不多都完啦，就等我們這根拉條呢。

黃：爲了趕嘍活難到連命都不要了嗎？

楊：不是這麼說，在這大生產競賽中，我怕我們落了後，又受大家批評。老黃！別泡壺

菇。

黃：什麼蘑菇，竟玩命的幹，我不是機器，我得歇一會，這一下子眼睛够噲。（擦眼）

（于擦着汗急從左方上，王聽見脚步聲，急蹲窗下，于看了他一眼，進浴接室。）

于：老楊，拉條修理的怎麼樣了？

（看楊，黃沒幹活）

于：（不滿意地）噢！怎麼你們兩個人不幹活，竟瞎扯，工作這樣緊張，你們還磨菇。

楊：老黃的眼睛給火光捉了。

于：到老黃身上事就多，捉了一下眼算的什麼？機車整個的差不多都完了，就等你們這

拉條，你們可能耽誤大家的工作，就誤了紅旗。

黃：拉條要緊，紅旗要緊，可是眼睛給電火捉怎麼能幹活，廠長不是說過嗎？工人的身體

是革命的本錢，你難到還不知道嗎？

于：捉了一下眼，也算大不了的事？

黃：算不了什麼，你來一下試試吧？

于：對工作不負責任。

黃：同志！你說話，可得負責，不能亂給人扣帽子。

于：什麼扣帽子，是你不虛心接受批評。

黃：（怒，逼進一步）我看你犯了官僚作風。

楊：得啦，你們少說一句。

黃：老楊你給評評理，爲公受了傷，歇一會，就算對工作不負責任嗎？

于：別扯蛋，什麼爲公受傷，純粹是借詞。人家趙英雄的手前天給火燒壞了，也未看見人

家出過聲，鬧歇工。

黃：趙英雄！人家是英雄！劳模！我算什麼？狗熊！狗熊幹活就是這樣。

于：（氣忿地）你階級立場沒站穩，不是我們工人階級。

黃：好，你立場站的穩，你積極，我不負責任，我是反動派，你看好不好？

楊：得啦！你們別總鬧意見，總是一見面就是吱吱咋咋的！全廠裏就知道你們兩人鬧不鬧

結，你們要是這樣下去可不行呀！

黃：是他總找我的岔。

于：是你不……

楊：得啦！得啦！誰也別說誰。還是幹活當先，有什麼事回頭再說，別耽誤生產。（對

于）叫老黃先歇一會，你先幫助我來幹。

于：好！（對黃）我替你幹一會你接着來幹。

黃：你替我幹是什麼話？你願意幹就幹你的好啦。

于：（氣忿地）你……

楊：（阻止）老于！老于！別理他，我們快幹。

（楊帶上面具同于幹活。黃燃紙烟走出房門，倚着門框，逍遙自在的吸着烟。回頭看見窗下蹲着的王）

黃：（奇怪地）老鄉，你在這裏幹什麼？

王：（呆頭呆腦地）呵！同志！我在這裏等火車。行嗎？（不安地）不行我就走？

黃：行！行！你怎麼不在站台上等着？

王：我覺得這裏還清靜，站台吵的太亂。

黃：你到那去的？

王：上濟南去。

黃：上濟南今天晚上也沒有火車。

王：我知道今天晚上沒有火車，因為我家離車站太遠，來回不大方便，天氣也涼快，就窩這裏等上一夜，明天早上一上火車，那不就方便多了嗎？省的人多，擠不上一個坐。

黃：坐上一夜，那不太苦了嗎？

王：不！不！出門在外，那能太想舒服。

（王從懷裏掏出烟袋，裝上了烟葉）

王：同志！請您借火用一用。

（黃遞過烟去）

王：謝謝同志！

黃：別客氣，老鄉！你要是渴了房裏可還有茶水呢？

王：好！謝謝你！少不了麻煩。

黃：那有什麼，工農是一家。

王：同志！你們成天成宵的真辛苦呀！

黃：可不是，爲了積極建築鐵路所以比較忙。

王：那邊大房子裏，叮噹叮噹的真熱鬧呀！

黃：可不是，在紅五月大生產競賽中，要爭取紅旗，大家才玩命的幹。

王：真比不了你們鐵路工人，不知忙的是什麼工作？

黃：那是一台廢機車！在敵偽時代就扔在機車房裏沒有人理，我們發起廢料翻身運動，將破壞不可修的機車，修成爲質量極好的機車。

王：（驚訝地）行嗎？同志！

黃：行！這算什麼？

王：同志！不是我上了年紀的人好多說話，我看這有點胡鬧……。

黃：老鄉！你別小瞧了工人的力量，什麼事都辦的了，當初日本工程師都沒有辦法，我們是有辦法的。

王：（不信他）什麼！人家那樣高明的工程師都弄不來，你們……能……。

黃：你不信！看那「毛澤東號」「五一號」「七七」號，不都從廢鐵堆裏拉出來的嗎？這台廢機車十成修好九成半，明天早就可完全修好啦。這台機車要是開出去，用處可就大了，在鐵路上，多一台機車就等於軍隊中多上一支生力軍。

王：蘇聯不是有的是機車嗎？

黃：老鄉你不明白，人家幫助我們，是指導我們，還要我們自己去努力，不專倚賴人家。要自力更生，克苦興家。

王：呵！呵！

（楊子聽見黃談話住手）

于：喂！老黃！你怎麼又犯紀律了，廠長不是號召過保密嗎？你怎麼一點也不遵守，隨便對外人亂說。

黃：（不耐煩地）雖！你又專挖心眼的跟我過不去，亂挑毛病。這又不是什麼軍運，修理一個破機車，有什麼秘密可守的。何況這位老鄉又不是外人，工農是一家，革命陣線上，一家人有什麼關係，你這積極分子，積極的都不是地方。

（氣急地）老黃！你真氣人，無組織，無紀律，自由主義。

黃：你好，守紀律，有組織，接受批評，我給你提意見你為什麼不接受？

于：你給我提什麼意見，有正確意見我就接受。

黃：那麼請你也別亂說話，多檢討自己，少給人家扣帽子。

于：什麼扣帽子？……

黃：看！你還是不虛心接受批評。

于：（著急）我是站在階級立場上幫助你，醫病救人。

黃：我看你醫病治人，還是先檢查檢查自己得的是什麼病。

于：好！你胡攪，我們明天檢討會上見，叫大家批評批評。

黃：什麼檢討會我也不怕。一不犯路章，二不耽誤工作，我看把我也怎樣不了，就是把我開除你也拿不了雙份薪水。

楊：你看你們還是工作呀！還是抬槓。（對黃）你總是這個脾氣，不接受批評。

于：（氣忿地）簡直是反動思想。

黃：姓于的你可別吓唬我，你的思想是蔣介石思想。

于：好！我們組織上去說。我看你不只是落後，簡直是掉在臭泥坑裏。

黃：你就會拿組織吓唬人，你們這積極分子，在廠長呀！工會主任！紅的透紫，信用你們，別不告訴你，姓于的！老黃在這裏等着呢！有什麼法子使去，騎驢看書本走着瞧。

于：（氣忿地）好！（急由左方下，王尾隨于下）

楊：我說老黃，你們兩人總是鬧不團結，你這倒籌的脾氣一輩子也改不了。其實你活也不少幹，好像弄的你多麼落後似的。

黃：活該，落後就落後，我幹活也不是冲着姓于的幹，我買他那個帳幹什麼？嫻的！我一看他那份神氣活現的樣子，我就生氣。好像就是他一個人積極，別人都落後，像管孩子一樣，成天不是亂給這個提意見，就是給那個扣帽子，好像他自己了不起一樣。可能他做的過火一點，可是他爲工作努力，總是好的。

黃：哼！我就不信他這份積極是靠的住的。你別忘了他敵僞時代跑車的時候，把跑單幫的老太婆打的頭破血流出碼？

楊：老黃你別這樣想，別拿從前的眼光來看現在的一個人。舊社會把人造成什麼壞的都有，只要看他解放後轉變到什麼情形，只要他改掉過去的錯誤，要求進步的都是好的。

黃：哼！他才討了便宜！

楊：我們先不談這個，先幹活吧。

（楊戴上面罩與黃幹活。于從左方急上。）

于：老楊！

黃：他媽的死的屈又回來了。你又來幹什麼？

于：趙英雄叫我來催你們。

黃：（堵氣地）呵，奉旨來的。早着呢！

于：得快點趕囉！

黃：快！飛機快。

（楊摘下面具擦汗）

楊：快啦！快啦！老于你别着急。

于：還差多少？（于看拉條，發現錯誤）噢！這不對呀！（仔細瞧）你們看這對嗎？

楊：怎麼啦？

黃：（氣忿地）你又來挑我們什麼毛病？

于：你睜開眼睛看看，這不要把材料蹭踢嗎？

（楊細檢查拉條）

楊：那點不對啦？

于：老迷糊！你看錐肉够不够？

楊：老黃！我眼有點花，你瞧瞧，是錐肉不够嗎？

黃：不够怎麼樣？

于：錐肉不够，抗灑力怎麼會够，機車拉出還會不出事故嗎？真馬虎，不負責任，越來越不像話。

黃：（強硬地）你少說別的，難到你一輩子活都幹的好嗎？我們要是件件活幹的精，不早當上英雄嗎？廢拉條本是拋掉的東西，廢料利用，就是對付着幹，弄的好就湊仗着用，弄不好也不能怨我們。

楊：別抬槓，都怨我，是我沒有留神，再修理修理吧。

于：耽誤了大伙的工作，你們要負責任。

（黃一氣扭過身去）

黃：活該！死不死！

楊：我負責任！我負責任！保證耽誤不了用。

于：（不信任地）你們保證的了嗎？

黃：（堵氣地）保證不了！

楊：（搶着說）保證的了，保證的了，你瞧老黃他磨菇，幹起活來，比老英雄不在以下。

黃：姓子的！你太瞞不起人啦，就是你們能幹。

于：好！看你的！（從左方下）

楊：老黃！我們幹活吧！給他們個樣看。

黃：好！

（二人繼續工作，工夫不大，趙與于從左方上）

于：大伙都在玩命的幹活，就是老黃那樣鬆鬆懈懈的勁，我心裏就起火，給他提意見，他也不接受。還嘴硬。

趙：你總是性太急，對一個人的幫助要耐心的說服教育。

于：我看誰也說服不了，他的思想簡直要不得。我看不如叫廠長把他調走到省事。

趙：那不行，我們對一個有缺點的同志，要多加幫助，不能推出不管，那就是對人民不負責任。

于：這傢伙簡直是改造不了（趙于進浴更衣室）

趙：老黃！老楊！你們多辛苦了。

黃：（誤會地）怎麼！就來興師問罪嗎？幹壞了有什麼關係，反正是廢料。

趙：不是！老黃！你別誤會，我不是來責備你，誰幹活沒有差頭！尤其趕嘍活，那是免不了。

黃：這麼說！到還像句話。

趙：我說是，活雖趕嘍，可是不能夠慌，更要吃穩。

黃：都是老于一個勁的瞎催，也不看活趕嘍出來趕嘍不出來，全天的吹，把我們都吹糊塗了。

趙：那是老于的不對，越是忙活，越得穩着幹，不能心急。

于：保證明天完成最後的日子，眼看紅旗就要得到手，怎麼還不着急。

黃：着急管的了蛋，反正就誤不了交活就行。

趙：我以爲提前完成了任務，不是更光榮嗎？

黃：你們提前趕出來，我趕不出來，你們行，你是英雄，你是劳模，局長廠長拍了拍你的肩膀，叫你一聲老英雄，我看你連姓都忘了，就差學會了神氣，一口把機車吹起來。